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嘉兴南湖,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红色记忆的地方。湖光潋滟、烟雨朦胧间,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仿佛从未走远。我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可每一次都会被它那独特的韵味所吸引,心灵便会受到新的洗礼与震撼。

我漫步湖边。湖面光亮如镜,柳枝随风摇曳,像是在诉说南湖昨天的故事。远处,有几只小船划过,泛起层层涟漪。举目远眺,南湖众多景致中,最引人注目,无疑是那艘静静停泊的红船。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南湖之上,散发着信仰的光芒。透过这艘后人复刻的红船,我仿佛看见了停泊在历史烟云中的那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红船。它驶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向如今的人们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走近红船,我轻轻抚摸那粗糙的船身。我仿佛看到在腥风血雨中,红船破浪前行,冒着风雨、顶着炮火,引领中国革命驶向胜利的彼岸……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因遭到法租界巡捕的干扰,会议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这只游船上继续进行。在那狭小闷热的船舱里,代表着怀着坚定的信念,讨论着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他们慷慨激昂,言辞中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憧憬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同一道曙光划破黑暗,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的火种。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红船精神”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站在红船边,我难掩内心激动。我仿佛看见李大钊站在绞刑架前,大义凛然地高呼:“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我仿佛看见恽代英被捕后受尽酷刑,仍坚

红船不会忘记

■陈汉忠

定宣告:“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我仿佛看到夏明翰面对敌人屠刀时的慷慨陈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为了革命的胜利,先辈们洒尽热血。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留下任何遗物,甚至连尸骨也难以找寻;即使不能亲眼看到他们所向往的美好未来,他们也心甘情愿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来铺垫理想之路。

湖面碧波荡漾,红船金光璀璨。熙攘人群中,走来一群空军老兵。他们军姿依旧,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着坚毅的目

光。我一眼便认出了走在前头的那位银发老人,他是我曾工作过的地空导弹某营老营长。我迎上去紧紧握住老营长的手。他指着身后的一群老军人自豪地说,他们都是当年参加嘉兴“九八战斗”的有功之臣。如今,老战友战地重逢,向红船报到了。

1967年9月8日,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的高空侦察机进入我国领空,企图干扰我国武器研发。对此,空军地空导弹某部迅速锁定目标并连续发射3枚导弹,成功于嘉兴附近海域将其击落,开创了在实战中用国产兵器击落敌机的先河。此时此刻,这些老军人肃立在红船旁庄严宣誓。在那艰苦的岁月中,这些承受巨大压力、吃尽千辛万苦都没掉一滴泪的铁血男儿们,此刻竟一个个泪流满面。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老友童天云。红船对于他,同样有不一般的意义。

那是在早些年,我军装备相对落后,世界并不太平,制空权成了战争制胜要素中的重要砝码。如果战争在我们身边打响,我们的战鹰能不能克敌制胜?带着这样的压力,时任飞行大队长的童天云带领队员来到南湖红船旁。在这里,他们立下了“苦练精飞,敢碰强敌,刺刀见红,战之必胜”的钢铁誓言。从此,他们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先后制订了多套空战预案。试刀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在东南沿海的一次近似实战的演习中,他们突遇恶劣气候。能不能升空,敢不敢突击?上上下下拭目以待。时任团长的童天云和他的飞行员们毫不畏惧,凭借练就的硬功夫,在云海缝隙中成功击中目标。后来,童天云被空军授予“模范飞行员”荣誉称号。此次与他再次相遇,他已脱去戎装。看着红船,他深情地说:“不管战斗在什么岗位上,红船精神永远是我人生的坐标。”

百年历史风云,红船不会忘记。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中国共产党精神信仰的寄托,这艘红船将永远激励我们,激励后来人!

高原绿色

■高 原

聊天中,我了解到长期驻守在高原的战友,一年虽有3个月的探亲假,可头1个月他要慢慢适应内地充足的氧气环境;第2个月他一心想着为家里做点事,弥补对家人的亏欠;转眼到第3个月,他又忙着做好进藏准备……探亲假一晃就过去了。

“这次探亲,我提前回来,想利用假期时间带儿子进藏看看。一是为了让他感受一下高原官兵的生活,培养他艰苦奋斗的作风;二是为了和儿子多待些日子,培养培养感情……”

听着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边防官兵驻守在离天空很近的地方,不能常与家人团聚。他们与家人虽遥遥相望,却心系一处。这样的思念和牵挂,大概只有高原军人才能体味。

入夜,拉萨市区很是热闹,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看着繁华的拉萨,我更加想念驻扎在这里的战友们。正因为有他们的付出奉献,才有如今西藏的繁荣安宁。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战友给我讲的一位战士的故事。

这位战士来自江西南水乡。到阿里当兵后,整日见不到绿色的他很是思念家乡。于是,他决心要种出一株绿植,让战友们感受自然的生机。

有一天,他找到几头大蒜,又从山石缝里挖回来一层薄薄的土,将大蒜栽在装有土的罐头瓶里。为了能使大蒜长出蒜苗,他十分精心地呵护它。白

天,他把大蒜放在楼道里晒太阳,晚上再拿回屋里保暖。每次执行完任务,他回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大蒜。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大蒜始终没有冒出芽来。有战友说,这里海拔高温差大,连草都不长,大蒜不可能发芽。可这名战士不肯放弃,他一如既往地精心照料着大蒜,期待它在某一天长出嫩芽。

一晃6个月过去了,大蒜睡在瓶子里,连懒腰都不伸一下。这位战士急了,几次想把大蒜从瓶子里拿出来看看究竟,可又舍不得。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按捺不住,把罐头瓶敲碎,取出了大蒜。没想到,大蒜竟然已经生长出了一个小芽。

在班务会上,他说:“我今天犯了一个错误,我向同志们检讨!我养了大半年的蒜,明明已经发芽了,我却把它给拔出来了。要不再过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蒜苗了……”说到这里,这名战士伤心地落泪了。战友们都不说话,默默低着头。

战友告诉我,如今的高原边防,大多数营区都有温室大棚,战士们亲手培育出瓜果蔬菜,在高原上种出了一片小小绿洲。

在西藏的日子里,我格外喜欢看那一抹抹绿色。战士们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着它们,使之成为高原上独特的风景。

雪峰之上的生命禁区,虽然没有树,却从不缺少绿色。我的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如小白杨一般挺拔。他们驻守在这里,用青春的身影,在高原写下绿色的诗行。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我的很多战友都在西藏,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去看看他们。

仲夏时节,我坐上了去往西藏的飞机。从舷窗俯瞰大地,雪峰险峻,星罗棋布。辽阔的高原上,苍黑色的山脊如刀削一般,皑皑雪峰在阳光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和前来迎接的战友会合后,我一路欣赏沿途的风景。途中路过雅鲁藏布江,我十分激动——这条江的名字在我儿时就如雷贯耳,歌唱雅鲁藏布江的歌声时时在我耳边回荡。如今,她终于缓缓揭开面纱,让我得以一睹芳容。

看到周围大山上泛着的绿色,我好奇地问道:“过去人们总说高原寸草不生,没想到山上都是绿的。”

战友笑着说:“这几年,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很多。照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拉萨就牛羊肥壮草木遍地了。”聊着聊着,外面的天色突然阴沉下来。战友说,高原的天气变化很快,有时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就下起暴雨冰雹,那大风能把哨位上的哨兵掀下来。遇到这种情况,哨兵会用一根背包带把自己拴在哨位上。我想象着哨兵在狂风中拽着背包带坚守战位的样子,心中感动不已。



枕戈待旦(中国画)

陆千波作

太行山的野花向我微笑

■乔秀清

刚到连队没几天,班长任贵全带领我们到太行山凿山采石。我们带着铁锤钢钎,在太行山的山腰平地开始施工。

“小乔,来,我扶钢钎,你抡铁锤。砸吧。”班长任贵全蹲下身子,扶着钢钎望着我。

“班长,我不敢,怕砸着你的手。”我从来没抡过铁锤打钢钎。说实话,心里有点害怕。

“胆子要大,眼睛看准了,抡起锤往下砸。别害怕!”班长那洪钟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

于是,我鼓起勇气,抡起铁锤,对准钢钎猛劲砸下去。一下、两下、三下……连续砸了七八下。班长很满意,站起来带头鼓掌。他一米八的大个子,站在山腰平地像一棵大树,而我则像树荫下的一棵小树苗。那一刻,风把山顶上的风吹得摇头晃脑,我觉得那是太行山在向我点头赞许。

和我一起分配到这个班的3个新兵,分别来自四川、河南和安徽。他们在国防工地施工时,经常与我比试强弱。那位四川籍的新兵走近我,操着方言对我说:“听说你是一位高中生。咱只上过小学,连队出黑板报、演文艺节目,咱不如你。可要说抡锤打钎,你肯定不如我!”

我仰头看着他。虽然我是全连个子最矮的兵,可燕赵自古出慷慨悲歌之士。我便对他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好,那咱俩就比试一下,我先来。”

班长见我们要比试,便亲自扶着钢钎,让我们抡锤。那位四川籍战士使出全身力气,连续抡锤砸钎,竟砸了40下。

轮到我了,班长悄悄嘱咐我:“别逞强,量力而行。”

我点点头,对班长说:“你的兵,赢了是好汉,输了也不是孬种。”说完,我一口气连续抡锤,砸了45下。

战友们没想到,他们印象中连队的“小秀才”竟是一位“硬汉子”,一个个伸出拇指夸我是好样的。夜晚,我的胳膊和肩膀很痛,可我没吱声。我想,我是太行山里的工程兵,应该有太行山一样的气魄、太行山一样的脊梁,要无愧于太行工兵的称号!

天天在太行山施工,我对太行山

有很多直观的感受。太行山确实像古诗里描写的那样“乱石斜通青草路,太行横断夕阳天”“云蒸雨气千峰暗,树带溪声五月凉”“鸟道盘旋立马,便从高处望云飞”“太行之山何崔嵬,岩幽谷隐藏风雷”。越是了解太行山,我就越热爱它。

记得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夜,轮到我在深山工地站岗巡逻。夜静极了,零零星星的雪花飘洒着,扑打在我脸上。崎岖的山路积起一寸厚的积雪,我踩着雪到达了国防工地。工地上堆着好多钢材木材,这是需要重点保护的施工材料。在雪夜巡逻,我最担心的是遇到野狼。可我做好了准备,如果遇见狼,我就用枪上的刺刀与狼搏斗。夜色茫茫,太行山睡熟了,静卧在大地上。黑暗中,我发觉远处有一个东西正向我移动,影影绰绰的,我分辨不清是什么动物。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放声高唱着“我是一个兵”,好在高亢的歌声把那黑黝黝的家伙吓跑了。天亮了,看着连绵的群山银装素裹,我想,太行山不会忘记雪夜巡逻的小兵。

一年以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记得那是1967年夏季,宣传股的同志随团团长下连蹲点,只留我一人在宣传股。一天,我接到一份文件,随即打电话报告和团长一起下连蹲点的宣传股股长。他要求我把文件送过去。吃过早饭,我带上文件,披上雨衣,冒雨出发了。团部所在地离团长下连蹲点的地方有30多里路。我在雨幕中穿行,只见太行山中电闪雷鸣,峡谷激流汹涌。

时近中午,我终于到达目的地。团长于培德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乔,你是一个好兵。”恰在这时,雨停了,天空出现美丽的彩虹。山岗上那各色的野花在雨后舒展着身姿,仿佛在向我点头微笑。

蓦地,我感到太行山的野花是有灵魂的,它们有感情、明事理、通人性。而我,也是一朵无名的小花,花色或许并不俏丽,但给太行山增添了一点生机和秀色。

岁月悄然流逝,可往事历历在目。太行山,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我想起在太行山度过的军旅时光,就仿佛又看到那如诗似画的山花在我微笑……

军姿依旧

■张一帆

步。没想到,来到基地不到1个星期,他已经挨了好几次批评。

“当时我有点心灰意冷,短短几天训练就让我看到了自己和战友之间的差距。他们精力充沛,训练几个小时下来,仍然军姿挺拔。”张晓男难为情地说。

面对来自全军的优秀官兵,张晓男产生了自我怀疑。所幸,他得到身边战友的支持鼓励,及时调整好了状态。他说:“一位老兵告诉我,大家都是万里挑一选出的精兵,只要经过严格训练,都能达到受阅标准。后来,我看到队列里好几位40多岁的战友和我们20多岁小伙子一起训练,一样‘精气神’十足,很受激励。我有什么理由坚持不下去呢?”

“训练的过程是痛苦的,训练过后的回想是欣慰的。”日记本里的这句话,概述了张晓男的训练过程和心路历程。

“太阳炙烤下站军姿是常态,一站就是3个小时。刚开始还只是麻木酸痛,到了后面,身体根本不听使唤,每一个关节都像固定了一样,稍有一点放松,就会全身刺痛……”从他的讲述中,我能感受到当时训练的艰辛。

“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最难的。”张晓男接着说,“我站立时有轻微的O型腿,虽然看不出来,但我总觉得已这样不够挺拔。为了纠正腿型,我用背包绳绑着腿,晚上睡觉也绑。第二天早上醒来,腿又酸又痛,好像都有些不会走路了。站军姿的时候我也比其他人多用一份力去夹腿。这一练就是数十天。后来有一天,教练员夸奖我军姿好。我高兴得差点哭出来。”说到这里,他有些感慨,嘴角咧开一个笑容。

张晓男和战友们的辛苦付出得到了回报。走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们军容整齐,气势如虹,让每一位观众都心潮澎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6497期